

所以我來

施玲羽

汽車在 101 高速公路上往北走，我們正駛往創文營地 Pepperdine University。那天，豔陽高照，我開足了汽車內的冷氣，細心聆聽駕駛座身旁的好友，娓娓敘述過去一段日子以來她生命中接二連三的打擊，以及營會結束後即將面臨的重要抉擇。

這是她初次參加創文寫作營。一個月來的處境可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的她當天能夠成行，簡直是不可能中的可能。

「為什麼要來？」面對著這位生命中飽經風霜的姊妹，我不解的問她。

「就是因為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我更來啊！這個營會，是主賜給我的『退--修--會』，我來隱退修習的。」她琳琅的笑聲，透露出一種令人興奮的期待。

是啊！這個營會，三年前來過。當時的我正面臨生命中一場極大的困境，神藉著這個營會啟發我用文字書寫療癒傷痛，領我回青草地上重新享受生命甘露之美。

如今再度踏上創文營地，對我而言，心情不可同日而語；表面上我是來學習如何做一個文字人，實際上我是來學習順服、領受生命的。

所以我來，學習攀爬信心的大瀑布。

信心之旅

營會第一天晚上，開幕儀式後所有學員圍成一圈，將自己帶來與<信心之旅>道路上有關的紀念品與大家分享，這是個生命交流的機會。對我，更是一項信心的突破。

過去的我，因著採訪工作上的需要，必須在短時間內進入狀況；而任務一旦完成，我立刻走人。與人交流的過程是短暫而且有目的性的。在我善於掩飾的外表下，其實內裏有一顆剛愎自用的心。

隨著生命不同階段的歷練，神把我擺在不同的屬靈團體裏，逐漸柔軟、調整我的心。如同盧雲所說的，「通往『神自己』的路鮮少能獨自行經的。」

過去的我，害怕在眾人面前攤開真實的自我，因為裡面有太多的驕傲、懼怕、懷疑與不足。但是當我願意順服地的來到祭壇前，把自己的軟弱和失敗獻上，相信並且願意讓別的弟兄姊妹進入我的生命當中來幫助我時，我對神的愛與信心就在此時向前躍進一大步。

所以我來，分享自己數年前如何從女兒的病痛中學習禱告、順服與交託，而母親則藉由這過程改變心意，放下多年來不願受洗的堅持，終於成為神兒女的故事。

創作 ---- 一種屬靈的經歷

惠琬老師將十年前如何因為一個呼召，而走上文字事奉的道路；裝備過程中在神學院裏終於找到「跨文化宣教士」的定位；進入事奉工場後一邊磨筆，一邊體會「吹笛」的藝術、模仿彼得不要看水上風大、放棄戰場上的紅玫瑰花，到如今願意將自己「躺成惡水上的一座大橋」的個人經歷，在課堂上與我們分享。

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中，老師強調「真實」有它本身的魅力。一篇「道成肉身」的故事，就是用血肉包裹真理，把信仰不著痕跡地融入生活化的故事裏。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參與。如同田力克所說：「傳遞是一種參與，沒有參與，便沒有傳遞。」

很多時候，基督徒作者無法寫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本身沒有將信仰活透。在文字裏<大聲疾呼>的福音宣教方式，是一種文學的「暴力」行為。老師引用美國女詩人艾蜜莉·狄金生「間接、曲折」的文學規則：「要說真理，但要區折的說。」文學脫不了故事，真理也該以日常生活為講台。每一個文字人都要期許自己成為「文化中的金絲雀」，積極的走入人群，發掘人們的真正需要，深思熟慮後將信仰中生命價值觀的反思與對人性的終極關懷，透過文學方式輕聲細語的表達出來。

所以我來，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幾滴墨水能夠成就些什麼，但願意相信當自己認真生活，懷著敬虔的心將寫作當作一種敬拜時，神會藉著寫作的歷程，化我手中的五餅二魚為更大的祝福，慷慨地傾注於個人以及所有在這條信仰道路中因著這支筆所觸動的靈魂。

行在這條路上的人們

在創文營會上，每一個相逢皆不是偶然。班上的成員來自生活中每個角落，或許是牧會多年的師母、資深的媒體工作者、精通五國語言的文學博士，又或許只是單純的家庭主婦...我們來，是為了回應心靈深處某個吶喊--來自永生之神的呼喚。我們深躬到地，將自己的生命經驗獻上；在一次次的晨禱、靈修與團契交流中，學習在靜默與操練中等候的功課，等候神的話語在我們裡面道成肉身，化成一篇篇動人的故事。

一次早晨靈修活動中，我們透過【路得記】第一章人物的〈回家之路〉分組討論，觀照自己在信心旅途上，是否也曾經是那位硬著頸項的俄珥巴、象徵弱者的瑪倫、始終如一的路得，或者生命由苦轉甜的拿俄米。有姐妹總結自己信心之旅

是一一次次地從「相信你所看不見的」，到「看見你所相信的」；有人坦承在信心的道路上，有敬畏的時分、也有軟弱的時刻，但期許自己像路得一般對神永不懷疑。你的故事、他的故事、與我的故事，在這個以神的愛灌溉而成的文字園地裏，我們相逢，我們歡笑，我們流淚。

回家之路

收拾行囊，為期一周的營會接近尾聲。畢業典禮上，從老師手中接下課程結業證書，這份來自永生裏文字事功的召喚，似乎起了個頭。我們的誓約，從此開始。神，是寫故事的作者，我，只是那隻輕盈的筆，任憑聖靈帶著我划向祂要我去的地方。

下山之路，我和好友在旅途中交換著彼此在營會中的豐富領受。她說，此次營會學到的最大功課便是如何「簡化生活」(simplify life)。面對未來兩個月內生命中的變動，她好似吃了一顆定心丸，因為清楚生命中誰掌權。

至於我，怎麼說呢？這堂創作進深課，對我而言，如同一場大型的培靈會：老師柔聲細語的勉勵與教導，震撼了我的內在生命；課堂上每一個發人省思的生命課題與對話，挑起了我靈魂深處對永恆的追求；而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曾經一同虔心代禱、互相守望的每一位學員，都成了我信心之旅的生命導師。

作家張曉風引用唐代吉姓詩人寫過的一句詩：「放爾千山萬水身」，來形容自己藉由旅行，放縱原來屬於千山萬水的生命而重新回到千山萬水中去。因此，如果你問我為何來創世紀文字營？我會說，我在這裡找到以文字安身立命的初衷，來學習走入人群，認同但不苟同我生活的文化，認真踏實的參與生活，學習放下玫瑰花，如何柔聲細語的用生命說-故-事。

所以我來。